



决裂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决裂

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 杨石友

2253.4/4

决 裂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625印张 93,000字

1975年12月第1版 197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-32,000册

书号 10111·1025 定价 0.29元

内 容 简 介

这本集子一共收辑先进人物特写十二篇。作品反映了这些先进人物在各自的岗位上，自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，发扬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，不图名，不图利的共产主义精神，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，同资产阶级私有观念、旧传统习惯势力，实行彻底决裂的动人事迹，文字朴实，情节感人。

这些文章曾先后在我省各报刊发表。我们收进集子时，分别请作者作了较大的加工修改。

目 录

高举红灯	李钟生 (1)
平凡的岗位	章集思 连 和 (11)
电花飞舞	王廉陆 (27)
勤扫“旧基地”的人	钟广思 郑志步 于凌九 (43)
“就是要当这样的促进派!”	黄武平 (56)
我们时代的光辉	王德宽 梅报组 (64)
激流勇进	邝 清 (75)
雷锋式的战士	郑自柱 杜丽施 (86)
回到山村	陈景明 江经文 (96)
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	钟农兵 惠河祖 (111)
踏遍青山人未老	蓝惠文 (123)
一生奋战求解放	连洛导 (132)

高 举 红 灯

李 钟 生

凡是看过革命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的人，都会为李玉和高举红灯干革命的崇高精神所感动。红灯，这亮光闪闪的红灯呵，已成为铁路工人跟着党闹革命的象征。如今，每当夜幕降临在铁道线上的时候，你瞧吧！一盏盏灯，通明透亮，闪闪烁烁，风吹不熄，雨打不灭。人们说，那是铁路工人的心在发光！

最近，在京广线上的广州铁路分局许多车站的站场、家属区，在许许多多工人中间，都在传颂一位共产党员的故事。这位共产党员的名字叫田有金。

田有金，这个普普通通的扳道工人，一九四七年参军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在部队多次立功，转业到铁路以后，就象一颗不生锈的螺丝钉，紧紧拧在平凡的岗位上。他，不为名利，公而忘私，高举红灯，继续革命……

—

旧历大年初一清晨，田有金刚下晚班，也不回家，就匆匆赶回车站。

早来的春雨，淅淅沥沥地下了三天三夜。眼下天刚放晴，从源潭车站候车室望出去，远处郁郁葱葱的群山，近处横穿南北的铁道线，都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雾霭之中。站台前，一排排挺拔的塔松，经风吹雨刷，显得更加生机蓬勃。

京广线上的日日夜夜，本来就是繁忙的，今天是节日，车站内外就显得更加热闹。一列满载的货车到了，刚刚停在装卸线上，跟着又一列墨绿色的加班客车开进站来。站台上，旅客们熙熙攘攘。只见田有金在人群中间脚步不停地来回奔忙着。他身穿一套洗得发白的蓝制服，衣袖高卷过肘，胸前的钮扣敞开着，脸庞上挂着热情的微笑。他刚把一位贫农大爷扶上车，也顾不得擦一下脸上的汗水，又忙着从一个背孩子的妇女肩上接过来一担行李……

“呜——”火车汽笛长鸣，满载着旅客告别车站，徐徐开动。上车后还顾不得寻找座位的旅客，一个个从车窗口探出头来，向田有金和站上的服务员招手。

这样的场面，这样的情景，对田有金来说，几乎天天都能见到。田有金是站上一名扳道员，五十三岁了，但他的革命热情总是那么旺盛，就象怀里揣着一盆火似的。他除了干好本职工作之外，还时时刻刻忙这忙那，人们也记不清他为大伙办过多少好事，为革命干了多少“份外”工作了。旅客列车到站，他是“编外”服务员；节日假日，他日夜为站上的运输工作操心；工人们班前班后学习，他总是提早把学习场所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十多年来，他多次被评为广州铁路系统的先进工作者，多次光荣出席广东省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议。田有金在战争年代为革命负过伤，为人民立过功，但

他从不对人讲自己这些经历。

还是在一九五四年，田有金随部队从江淮平原调到广东。那时，国民经济刚刚恢复，运输战线迫切需要人，田有金就随部队转业到铁道线上，当了一名扳道员。当组织征求他对工作的意见时，他爽快地说：“行，只要革命需要，咱干！”

就这样，田有金踏上了新的战斗岗位。

一晃就是三年。一天，站上又来了一批转业战士。刚巧，里面有个年轻小伙子阿方，是田有金在部队时的战友。淮海战役那时，阿方刚入伍，田有金是班长。解放后，田有金随部队南下，阿方出国抗美援朝。今天，战友重逢，心中自有说不出的高兴。

谁能想到，两人刚见面，就差点顶了牛。那天，阿方一到站，赶忙去看老田。他看到狭窄的扳道房里，除了两面小旗一盏灯，什么也没有，昔日在战场上英姿挺拔的老班长，如今，整天守着几副道岔杆扳来扳去。阿方惊讶地瞪着一双大眼问老田：“你转业后就干这个？”

“干这个有什么不好？”这下，是田有金瞪着大眼看着阿方。

阿方笑笑说：“班长，我真不明白，你闯过枪林弹雨，立过战功，入党又早，为啥还当一名扳道工。人家都说，扳来扳去，还不就是那么一下子？”

田有金听了，就象有什么东西在自己心上刺了一下，他感到眼前的战友变了。他当即严肃地说道：“同志，你想过没有，过去我们枪林弹雨干革命，为了啥？入党早，受党教

育多，只能对自己的要求更高，千万不能把这当作本钱，伸手向党向人民要这要那啊！”

阿方听了，没吭声，半晌才说：“反正我不想干这个。”

下班后，田有金找阿方坐在铁道旁谈心。绚丽的晚霞烧红了西天，一列长龙似的列车轰隆隆地从南面开来，朝北飞奔而去。田有金望着，激动地说：“你看，列车奔驰的钢铁大道上，有多少车站，多少道岔呵！阿方，你想过它们的作用吗？”

阿方不解地摇摇头。

田有金说：“你听到过吗？咱们铁路工人常说，道岔，是线路的咽喉。别看扳道只是那么一下子，它却关系着列车的安全，运输的畅通，国民经济的发展。”

.....

第二天，阿方一早就跑到扳道房，递来一份请田有金转交给车站党支部的决心书。上面写着：老班长给我上了转业后的第一课，我要向田有金同志学习，安心平凡工作，放眼世界革命，当一辈子扳道工人。

二

二十一年过去了。田有金在这平凡的岗位上，仍然保持着那么一种负责精神，那么一股革命干劲。

无论是北风呼啸的寒冬，还是雷电交加的盛夏，上班，田有金总是提前来到站场；下班，他也总是做好了一切交接工作，迟迟才离去。轮飞笛响的站场，就象一块磁铁，时时都在吸引着他。

工作上，他高标准，严要求。在有的人认为没有什么奥妙的扳道工作中，他却为自己规定了六条工作制度：“上班早到点，下班晚走点，保养勤快点，互检细心点，天气变化注意点，互相联系密切点。”多少年来，他按着这“六条”去做，从未出过一次事故，成为远近闻名的“安全能手”。一次，田有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，发现几辆待卸的车皮停在第三股道的中部。源潭车站的线路是中间高，两头低。车辆停在中间，弄得不好，就有可能朝两头滑出去。老田回到家里，越想越感到不对劲。他立刻放下饭碗，又跑回站场。恰好这时有一辆车皮正向南头进站口滑去。田有金赶紧报告车站，与工人们一起采取了安全措施，防止了一次可能发生的事故。

车站的工友们说：“咱田师傅，对工作总是比别人多操一份心。”

站上的值班员说：“有老田在扳道房值班，列车进出站，我们一百个放心。”

那是田有金当班的一个六月天，扳道房象蒸笼般闷热。白天还是骄阳似火，钢轨被烤得简直要冒烟。到夜里，天气忽然变化，一阵阵西北风掠过铁道线旁的桉树梢头，吹得扳道房后面的排排电线呜呜作响。昨天夜里，田有金就感到左胸肋下的伤口隐隐作痛，这一切都在告诉他：一场大雨即将来临。

田有金习惯地提起信号灯，准备再一次检查线路情况和道岔设备。正在这时，桌上的电话“丁铃铃”地响了起来。他回头抓起听筒，原来是调度员通知：今晚有暴雨，零点二十分还有一列特别快车通过，要上班人员作好准备，务必保证

安全行车。

老田看看表，离列车到站还有半个多小时。他的嘴角微微翘起，对着话筒，精神抖擞地回答：“请车站放心，困难再大，也保证完成任务！”

大概是心情激动，田有金大声说话时，声音是有些颤抖的。风灯映照下，他宽阔的前额上的几条刀刻似的皱纹，显得更加分明了。他轻轻放下话筒，转过身，呵！车站指导员老刘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扳道房前。

田有金说：“指导员，这么晚啦，还没睡？”

指导员端详着田有金说：“下午听医生讲，你的旧伤又发痛了。眼下风雨来临，我去找个人帮你顶顶班。”

什么？指导员要找人顶班？田有金激动起来：这不行！在暴风雨面前后退，不就等于在战场上临阵退却吗？田有金用手拍着受过伤的左前胸说：“指导员，我是一个扳道工人，铁道线就是我们的战场；扳道房，就是我的战斗岗位。在这节骨眼上，我怎么能离开呢？”

看着眼前这位老扳道工，指导员心情十分激动。站在跟前的，哪里是受过重伤的三等残废军人呵！这分明是一位铁打钢铸的人！刘指导员知道：一九四七年十一月，那时参军还不到一年的田有金，也是在这样一个伸手不见掌的漆黑的夜里，参加了攻打国民党反动派盘踞的一座城镇的战斗。他和班里的战友一起，在一个突破口上坚守了三十多个小时，用两挺机枪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反扑。有的战友牺牲了，田有金胸部也受了伤，但他当时说什么也不后退，

“人在阵地在”的战斗口号，成了他的决心和行动。转业以

后，这位老战士仍然胸怀一颗赤诚的心，把扳道房看作是新的战斗岗位，用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，那么一股革命热情，那么一种拚命精神，从事本职工作，什么伤残、疾病，什么困难、艰险，统统都不放在眼里！面对这样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，刘指导员感动极了，他走上前去，将手里的雨衣披在田有金肩上，激动地说：“好！相信你在暴风雨中，一定能够当好一名铁路哨兵。”

田有金目送着指导员的身影消失在风雨里。此刻，就象有一股强大的电流通过他的全身，他感到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。他记得，二十一年前，当他转业离开部队时，首长也是这样热情地鼓励他：要发扬光荣传统，继续前进，把革命工作干到底！从此，他就以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的姿态，奋战在铁道线上，为祖国的运输事业努力作出贡献……

风雨越来越大了。哗哗的雨声中还夹带着从远方传来的阵阵雷鸣。田有金赶忙穿起雨衣，拨亮信号灯，大步跨出扳道房，抓紧列车到来之前的时间，检查道岔设备。看看尖轨密不密贴，道岔杆灵不灵活。他的动作是那样敏捷、熟练，那样井井有条，就象战士临战前一刻，最后检查自己的武器装备一样。

忽然，随着一道闪电划过，又一个闷雷在离扳道房不远的铁道线上炸响。田有金一抬头，不好了！放行列车的绿色信号灯，被狂风暴雨吹灭了。他赶忙大步跑上前去，鼓足全身力气，奋力攀上六米多高的信号机铁扶梯顶，用雨衣挡住风雨，掏出火柴，把信号灯重新点亮。刚下来，抬头一看，不行，风又把它吹灭了。这时，雨下得更大；风刮得更

猛。田有金全身湿透，感到两条腿越来越不听使唤，左胸肋下的伤口，给雨一淋，也越发疼痛起来。远方，从风雨中隐隐传来尖利的汽笛鸣叫声，列车就要到站了。田有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——一定要让列车看到信号，安全通过。他索性解下雨帽，不顾伤口钻心似的疼痛，重新抓紧铁梯，又一次冲了上去。绿灯亮了！只听见一声汽笛长啸，盖着防雨篷布载得满满的特别快车，风驰电掣般通过了源潭站。

田有金站在高高的信号机旁，挥手抹去满头满脸的雨水、汗水，心里浮现起完成任务后的喜悦。在晶莹的绿灯映照下，他那紫铜般闪光的脸，显得更加容光焕发！

三

只有几条股道的源潭小站，每天却有几十对列车南来北往。在这里，卸下一车车乌黑发亮的工业用煤，卸下一车车制水泥用的片石、原料，然后，又装走一车车山里出产的木材、矿石。这一切，叫田有金和站上的工人们看了，有多高兴。

一天，田有金正在值班，铁路广州中心医院来了长途电话，说准备给他患慢性病的孙子动手术。同志们都劝他到医院去看看，田有金说什么也不去。这时，站长来到扳道房，伸手就抢他手中的信号旗，说：“老田，快上医院照顾孙子去。你当扳道工二十一年来，没请过一天假，今天，我来替你的班。”

田有金紧紧抓住信号旗，说：“感谢组织和同志们的关怀。但眼下工作那么紧张，我不能走开。小孙子开刀，有医

生作主，我放心。”就这样，他坚持值完了这个班，才乘车到广州去。

这天夜里，老田坐在铁路医院洁白、安静的外科病房里，看着动完手术的小孙子躺在舒适的病床上，静静地睡着了。这位倔强的汉子，眼眶里不禁涌出串串泪珠。他想起了自己跟眼前的孙子有天渊之别的童年……

田有金出生在湘北澧水南岸慈利县一个几代贫农的家庭里。父亲田新远给地主秀胡子打了一辈子长工，每天天不亮就要抬满满一担粪送到地主的地里。有一次，秀胡子硬说他抬的粪不够斤两，不给饭吃。田新远一气之下，把秀胡子痛骂了一顿，跑出了地主家门。没想到，老人还未回到家，就遭了地主的毒手。爹死那年，田有金还不满十岁。从此，他牵着哥哥的衫角，拉扯着还不懂事的妹妹，去替另一家财主放牛……

查房的年轻护士看到田有金，走过来说：“大伯，我给你安排个休息的地方吧，孩子的病很快就会好的。”

田有金摆摆手，说：“姑娘，不用啦！我得马上赶回车站去。我心疼这孙子，可更惦记站上的事儿。我们工人阶级不搞好工作，不为国家多创造财富，怎对得起毛主席他老人家！”

翌晨，当鲜红的太阳在车站对面的工厂烟囱上冉冉升起的时候，田有金又干劲冲天地战斗在站场上了。

这时，车站的会计员小黄来找他。小黄递过来一张填好了的单子，对田有金说：“田师傅，你来签个名，其他的事我替你办。”田有金接过单子一看，是一张领款单。原来，

田有金的孙子住院快两年，组织上看到他经济有困难，决定给他一笔补助金。田有金还是摆摆手，说：“这名字，我不能签。我家的困难，能克服，钱，留给更需要的同志吧！”

田有金就是这样，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，革命第一，工作第一，他人第一！从不考虑个人与家庭。有这么一件事：几年前，田有金在银盏坳车站当扳道工，兼任车站的工会主席。一天傍晚，他爱人从外面回来，高兴地说：“老田，铁路最近要招收工人。听路局王科长说，只要是铁路职工家属，都行。你给我写张证明吧！”

田有金听了，沉思起来。铁路要招工，他早知道了。不过，他心里更明白，这首先应该考虑站上其他同志。

“你怎么不出声啦？要么我自个写，你给我盖个工会章。”

这时，田有金说话了。他从一枚工会章，谈到要怎样才能为工人阶级掌好权，用好权；从为什么不能写这张证明，谈到一个共产党员事事处处都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。他爱人思想通了，再没提这件事。田有金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，为车站树立了榜样。

车轮飞，路正长。最近，田有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后，革命精神更加焕发了，他决心在新的征途上，继续前进，高举红灯，永不歇脚，革命到底！

平 凡 的 岗 位

章集思 连 和

同志，您到过汕头市，去过新华理发店吗？当您容光焕发地跨出店门的时候，您可知道，在那辛勤工作的理发员中间，有一位年仅二十岁的女青年是党的十大代表！也许，您一时会感到惊奇：在这平凡的岗位上，一个年轻人为什么获得如此崇高的荣誉？是的，在我们这个英雄辈出的时代，多少革命青年，沿着毛主席指引的为人民服务的金光大道，疾步飞奔，努力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，把平凡的工作，干得分外出色。他们那火红的青春，闪耀着毫不利己、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的光辉。

让我们怀着满腔的喜悦，向大家报告这位年轻的党的十大代表赖俊吟同志的事迹吧！

让我们一同热情讴歌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新一代！

—

一九七一年初春，服务行业斗、批、改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着，广大理发工人经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

的锻炼，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，向旧的传统观念猛烈开火，正在思想革命化的道路上浩浩荡荡地前进。

初春的一个早晨，阳光和煦，理发店里窗明镜亮，满屋生辉。突然“嘎吱”一声，门推开了，一个中年工人站在门外，胳膊窝里撑着一根木拐杖，卷着裤管，脚上露出白纱布，一串豆大的汗珠，从蓬松的头发里边顺着鬓角，流到黝黑的脸上。不用说，他行动不便，又走了远路，已经累了。

“同志，理发吗？……快请进来！”小赖热情地迎上去，把那位中年人扶上椅子，递过毛巾让他擦汗，关切地问道：“同志，你的脚怎么啦？”

“工伤。……唉，快一个月了，什么也干不了，真急死人！”

“是啊，看你为了理发，走得多辛苦，该好好休息才行啊！”小赖抖开白围布给他围上，一边剪发，一边和他谈了起来：“还要多久才能上班呀？……多久理一次发？家住在哪里？……”

剪发的过程中和别人天南地北地交谈，这是小赖的习惯了。那位工人早已猜到小赖的用意，便答非所问地把话题扯开。直到理完发，他才笑着说：“小同志，太谢谢你啦，反正我也不会老在家呆着，你就别费心了。”

吃了个“闭门羹”，按说该罢休了吧，可小赖偏不。只见她眼珠一转，短辫一甩，脱下工作服往墙上一挂，对组长说：“组长，我请几分钟假。”说完便飞跑出门。她跟在那位工人后面，直到看着他进了家门才回来。